

假如光是有生命的,她是否有喜怒哀乐?她是否有悲欢离合?当她落在树枝上的时候,是否有重逢时的欢喜,又是否有即将离别的惆怅。

晰木:逐光的人生

◎ 记者 王珏



那天她说：“要么我们约在清晨采访吧，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上到吴山上，春天的森林是非常非常美的，光从树上洒落下来，你可以看到生命不一样的美好。”

那天她说：“两棵古楸树都五百三十岁，合岁一千零六十岁，它们一起落地生根，一起风华正茂，一起花开观世，这是东方的天地浪漫。”

那天她说：“在无人机第一张森林老宅的航拍照片里，我仿佛看见古树护佑的千秋正气的能量种子。后来，森林古慧美术馆在沐曦森林怀抱中生成与生长。许久的后来，才发现光的秘密：消防塔大玻璃的折射光，给了这方森林老宅的树木镜面日出。”

她叫方晰，朋友叫她晰木。瓊佺岚庐森林古慧美术馆投资人创始人。她也是森林古慧传播者行修者、超个人心理学深研者、古慧抽象作品独立摄影师、情境美学空间设计师、光合生长图书馆馆长、晰木设计与沐曦策划工作室主理人、十六行茶行茶人。虽然她称自己为“古树森林无事小神仙”，但我认识她时，她正为瓊佺岚庐忙得不可开交——这个被她视作“光的容器”的空间，承载着她对自然、建筑与生命的全部想象，“森林古慧让我在百忙之中心神静笃，心境悠闲。”

——踏入会呼吸的生命体——

辰时，吴山的晨雾刚褪，石阶上的青苔还沾着露水，方晰的脚步轻得像怕惊醒了山岚。从城隍山与清河坊交界的石阶拾级而上，环翠楼的廊坊如时光隧道，将市井的喧嚣隔绝在身后。当瓊佺岚庐的青瓦白墙映入眼帘时，我忽然懂得她为何说这里是“会呼吸的生命体”——百年古树的枝桠攀着建筑的飞檐，雪白的砖墙上流动的光斑像脉搏般跳动，连落叶都被巧妙填补成透光的细纹，仿佛整座建筑正与森林交换着呼吸。

“贝聿铭让建筑成为自然的延伸，而我们更应让建筑成为光的容器。”晰

木说：“清河坊这片老房子的天井，是房子的呼吸，古老的裂缝不是缺陷，而是光重新编织故事的起点，就像生命中的裂痕，终将成为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这句话像一颗种子，在后来的探访中渐渐发芽，让我看见她如何将对光的敬畏，化作空间里的每一处哲思——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让每个缝隙都成为觉知的入口。

——叶脉间的生命诗学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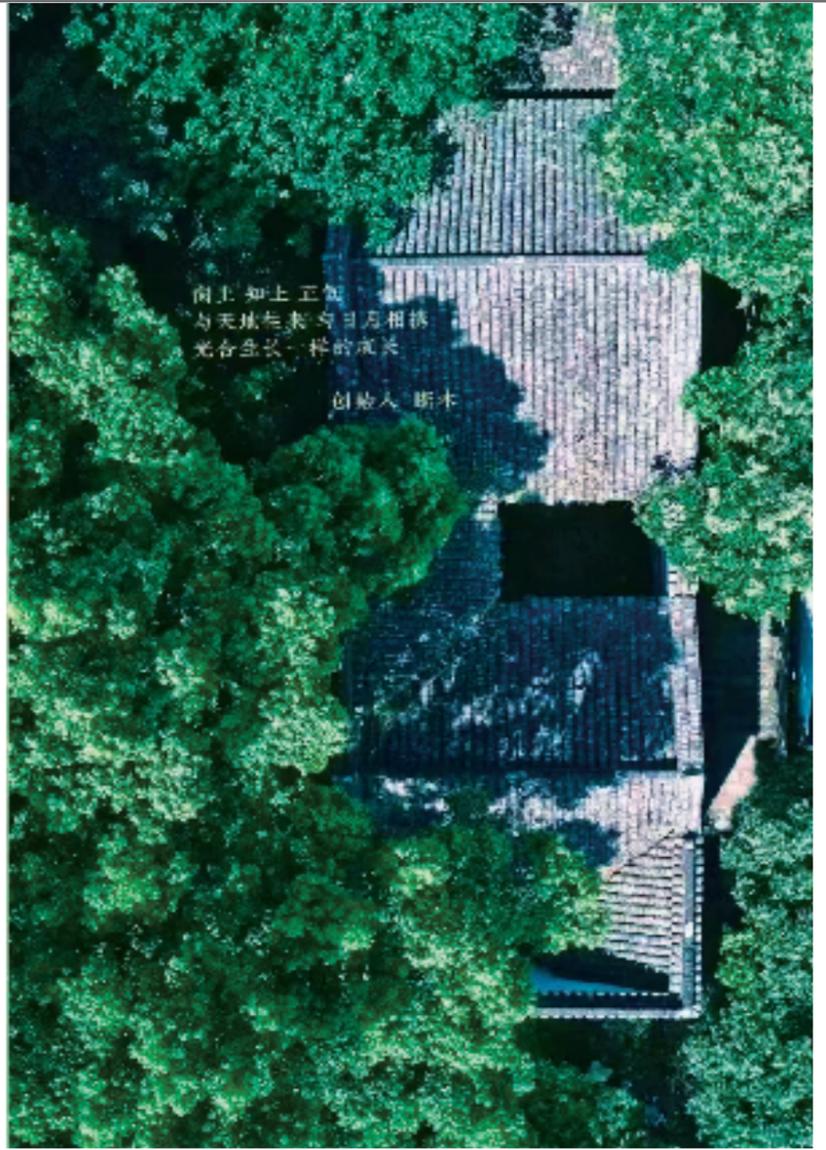
方晰将森林称作“光的档案馆”。

在后院那棵千年古樟下，她仰望树冠：“每一道年轮都是时间的刻度，阳光与风雨在此镌刻下永恒的对话。”这种对自然节律的敬畏，在瓊佺岚庐的建筑细节里随处可见：挑高的天窗让古树叶脉的影迹随日升月落流转，让斜阳穿过天井，在地面勾勒出日影轨迹，宛如古人观象授时的刻度盘。

推开美术馆的门，是小小的玉髓铺成的前阶，每一颗都被晨光打磨得温润。晰木俯身拾起一颗小玉髓：“这些石头每天第一个接住山顶漫下来的晨光。”她相信石头会储存光的能量，她说你看这些看似无生命的石头，不也在以独特的方式承接光、传递光？

后院里有一个“正气秋千”，晰木笑着说：“是铁骨其内（钢结构），雕花木作的气正秋千，反之是其精神内涵：千秋正气。”躺坐上面，古樟树的枝叶筛下细碎阳光，如金箔洒在衣襟，秋千晃动时，风声与叶语共振，恍若整个身体都成了光的导体。

庭院里是晰木用植物挥就的生态诗篇。绣线菊在粉墙交织成绿幕，蓝莓果如蓝宝石点缀其间；芭蕉叶与枫叶在晨光里重叠，为石阶铺就流动的斑驳画毯。最妙处是隐于花丛中的茶席，今日茶席摆着她亲选的十六行茶，她说：十六是她的小名，晰木是棵古老的树，方十六是古树下长大的小神仙。所选瓊茶：正岩足火老丛水仙。源自第十六洞天福地



的武夷山。这方老宅与这款老茶，似乎都是天意选择晰木设计与十六行茶。她更是为此写下了真实森林创业与森林行茶心境：端行正岩愿，历练足火觉，慧当生羽翼，息是仰云梯。

茶尚未冲泡，茶香已随晨风流转。

——茶席上的精神修行——



巳时初刻，我们如约也如愿端坐于古树晨风的茶台，一如晰木所说，得未曾有，心净踊跃。浩然心手，凝神端坐，谈笑风生，千古当境。她在森林创业最艰难时，仍然远赴武夷山与瓊世山中茶师习茶，茶师初品十六行茶，言你的茶估计好多人喜欢喝，晰木为十六行茶许下的愿，愿有缘人可以喝到她心中的日月山水。她说在修复与新生这座古慧美术馆之前，她潜心践行完成了五十个月的世界游学。

她冲泡这种茶的手法是不一样的。

她注水时讲究速度和角度，茶汤在公道杯里流转时，木质香混着时光的气息蒸腾：“这泡茶汤历经足火炭焙、多年藏韵，其雅致悠长恰似茶师风骨——刚正果勇中藏隐深情，正如《楞严经》里

“香严童子闻香悟道”，茶香即是觉悟的引子。”

——古树下的永恒对话——

谈话间后山古樟的枝叶在风中低语，仿佛也在诉说修复的故事。晰木接手时，这里是破败的危房，她却看到“光的可能”：“是光的接力站。”如今，来的访客总说此处“气场宁静”。

“真正的文明，是让每个创伤裂隙都成为光的采光井。”她望着树影与身影重叠的庭院，“就像这千年古树，伤痕处会长出更繁茂的枝叶；人类文明也该如此，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学会谦卑与共生……宋人斗茶追光，今人制茶守光，变的是器具，不变的是对自然的敬畏。‘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’，我们追逐的从来不是光的表象，而是光所照见的生命真相。”

午时将至，山风轻拂，晰木在这个名为“随喜”的茶台煮水。一只风筝挂在名为“殊胜”的亭角随风摇晃，她说：“能发出声音的才叫风筝，不会发声的叫纸鸢——你听，这竹骨与风的共振，便是光的另一种语言。”说话间，阳光穿过古树新叶，在她肩头落下一片金叶般的光影，人与树的影子在地面交织，宛如一幅流动的古画。

她用半生践行着对光的信仰：让建筑成为光的容器，让植物成为光的诗人，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，都成为光的传递者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她的探索如同一束强光，照亮了一条回归之路——原来生命最美的姿态，不是追逐光，而是成为光的一部分，在与自然的共生中，绽放出超越时间的璀璨。

离开时，吴山的阳光正铺满石阶，鹅卵石在脚下散发着温凉的触感。忽然懂得，晰木所谓的“逐光”，从来不是单向的追寻，而是让生命成为光的同谋，在天地间续写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”的永恒长卷——当我们学会以光的姿态生长，每个日子都会成为被岁月珍藏的琥珀，在时光深处，永远闪烁着自然与心灵共振的光芒。

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